

中亚现已变成全球主要的毒品泛滥地之一

“丝绸之路”上的

罂粟花



中亚毒品问题是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的，中亚现已成为世界主要的毒品通道之一。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目前在西欧使用的海洛因80%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其中至少一半是通过中亚销往欧洲的，昔日的“丝绸之路”正变成危险的毒品通道。

□ 邓 浩

毒

品问题是随着苏联解体而在中亚逐渐凸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的安全问题。中亚现已变成全球主要的毒品泛滥地之一，整个中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面临愈益严峻的挑战。毒品问题正引起中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其走向不仅取决于中亚国家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与

帮助，也与整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中亚毒品问题现状

中亚毒品问题是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的，最明显的表现在：中亚现已成为世界主要的毒品通道之一。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目前在西欧使用的海洛因80%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其中至少一半是通过中亚销往欧洲的，昔日的“丝

之路”正变成危险的毒品通道。

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一带的西南亚地区是中亚毒品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世界毒品生产的“金新月”地带。该地区种植生产的毒品在数量上早已跃居世界第一，特别是阿富汗已成为全球主要的毒品种植生产基地。苏联解体前，阿富汗毒品的输出路线主要是：经伊朗中转土耳其，通过海路运到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并在那里加工成海洛因贩往世界各地。然而，到80年代中期，由于伊斯兰革命政权对毒品交易施以严刑，并加大打击力度，该线路不得不被迫改道，于是，新独立并拥有便利交通条件的近邻中亚便自然成为国际贩毒集团的首选。

中亚国家独立后，经该地区贩运

的毒品总体上呈不断上升之势。据俄罗斯内务部提供的材料,该部1994年没收来自中亚的鸦片为260公斤,1995年增至1750公斤,1996年达到2000公斤,1997—1998年更是升至4万公斤,比上一年净增20倍之多。同时,中亚贩毒的品种不仅有鸦片,还包括海洛因和康纳比斯(一种当地种植的温性毒品)等。

一般地说,没收毒品的数量仅仅占实际毒品量的5—10%。这就是说,中亚地区的实际贩毒量远远高出没收的数量。以1997年为例,经中亚的贩毒量至少超过1600吨。中亚贩毒活动之猖獗、数量之惊人由此可见一斑。

中亚不仅是重要的贩毒通道,本身也种植生产毒品。中亚种植鸦片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乌、哈、吉三国也发现过鸦片种植地。康纳比斯和麻黄种植则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

中亚也逐渐变成毒品的消费地区。1991年苏联刚刚解体时,整个中亚的吸毒人数仅为3900人,到1998年猛增至30多万人,其中哈萨克斯坦的吸毒人数高达20多万,平均每千人中就有12.3人,是中亚地区吸毒比例最高的国家;其次是吉尔吉斯斯坦,约有5万人使用毒品,平均每千人中有11人,土库曼斯坦的吸毒者也近5万人,每千人吸毒者为10人;乌兹别克斯坦也有2万吸毒者;关于塔吉克斯坦的吸毒人数尚无可靠的数据,但估计不会少。中亚已成为世界吸毒者比例较高的地区,美国平均每千人吸毒者为10.5人,瑞士为1.9人,意大利为7.3人,吸毒盛行的哥伦比亚达21.5人,巴基斯坦为23.4人。而且中亚吸毒队伍呈现明显年青化的态势,在所有吸毒者中,75%的为年龄在14—30岁之间的青年人。

同时毒品泛滥在中亚还引起了毒品犯罪案件急剧增加,多数吸毒者都是以贩养吸,也有相当一部分吸毒者为获取毒资走上盗窃、抢劫甚至杀人的犯罪道路。1991—1993年期间,中亚非法种植鸦片的数量增加了300%,而相应的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也增加了65%。1994年哈萨克斯坦每百万人中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案件为564起,吉尔吉斯斯坦为553起,而到1996年,哈上升到1193起,吉也增至702起。1994年哈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人数为9600人,1995年增至13200人,1996年为17100人,1997年为14800人,

1998年头9个月就达17368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亚毒品犯罪案中,妇女占有相当比例,哈妇女毒品犯罪案在该类犯罪案中占到12%,吉为12.4%,塔则高达35%。同时,中亚国家的警察、海关等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有不少卷入到毒品的犯罪案中。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已为此逮捕了一大批高官,其中包括奥什反毒机构的领导人。据吉尔吉斯报纸披露,吉至少50%的海关官员与贩毒有染。

毒品在中亚泛滥的原因

中亚毒品问题日趋严重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背景。具体地说,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

(一)作为世界最大的毒品基地之一的阿富汗紧邻中亚,这使中亚直接面临毒品的威胁,阿富汗可以说是诱发中亚滋生毒品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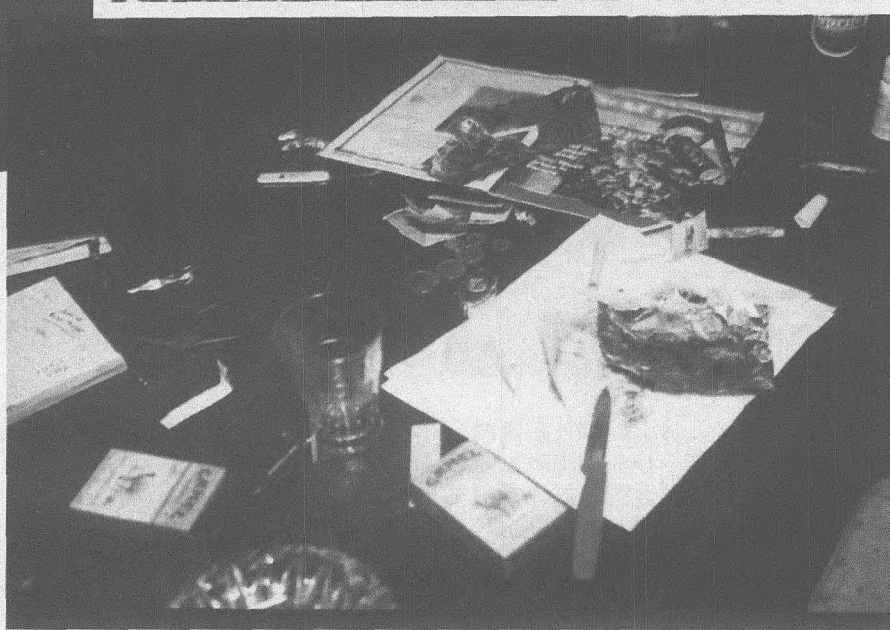
据联合国提供的材料,1997年阿富汗和缅甸并称为世界毒品生产的两大中心,这两个地区毒品种植面积占到世界的80%,产量占90%。到1999年,阿富汗则超过缅甸成为全球头号毒品生产基地。阿富汗每年约生产3000吨鸦片,绝大部分用以外销。由于阿富汗地处内陆,无出海通道,因此,包括中亚在内的阿周边地区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借重之地。中亚地区的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直接与阿富汗接壤,它们与阿富汗边界线长分别为1206公里、744公里和137公里。同时,中亚是向西通往俄罗斯直到欧洲,向东通往中国和亚太地区中间环节,这两大区域恰恰是贩毒集团觊觎的潜在的世界主要毒品消费地区。此外,伊朗通道的受阻、前苏联在中亚构筑的发达的交通网等也是促使国际贩毒集团选择中亚作为主要通道的因素。

(二)中亚地区因苏联解体、体制转轨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造成中亚毒品泛滥的主要内因。

首先,苏联解体导致中亚国家的边界防卫能力急剧下降,从而为毒品涌入中亚打开了方便之门,独立之后中亚国家的军队都是在收编原苏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存在军费不足、军事人才匮乏、军工基础薄弱等“先天不足”,各国的防卫能力普遍较弱,多数国家并不能独立担负起保卫本国边界的任务。这使中亚的对外和内部边界均缺乏有效的防卫。时至今日,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穆尔加布段的大部分地段仍是无设防区。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几乎处于失控状态,中亚北部的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长达6000公里的边界也是有边无防。显而易见,边界控管不严给毒品进入中亚直到俄罗斯和欧洲提供了有利的可乘之机。

其次,苏联解体使中亚国家处于



新旧制度转换的过渡时期，这给国际贩毒集团向中亚输出毒品提供了有利契机。一方面，国际贩毒集团利用中亚经济转轨的困难时机，大肆向并不富裕甚至十分贫穷的上层官员行贿，用重金收买边防和海关人员，酬金往往等于当地官员10—20年的工资收入，以此铺就一条畅通无阻的贩毒通道。另一方面，中亚为数不少的政府官员也钻转轨时期法制法规尚未健全完善的空子肆意受贿，甚至直接参与到毒品交易中。吉尔吉斯奥什市的5名反毒品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因进行毒品交易活动长达几年之久而被查处。原俄罗斯驻塔吉克斯坦201摩托化师的12名军人也利用军机之便进行毒品走私。值得注意的是，毒贩们还通过中亚银行金融系统大肆洗钱以使毒资合法化。如近年来贩毒集团借助在

哈萨克斯坦注册的虚假的合资企业从哈非法运出了价值约100亿美元的原料。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部长指出，吉进口的大部分烟酒、汽油都是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的，其收入多含有毒犯洗钱性质。土库曼斯坦的贩毒集团则通过宾馆娱乐业洗钱。

再次，苏联解体后，中亚经济急剧下滑，困难重重的转轨更使各国经济雪上加霜，结果造成贫穷与失业人口剧增。于是，处于困境和失望中的许多人便铤而走险从事毒品活动。200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塔吉克斯坦96%的居民生活在最低生活线之下，80%的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吉尔吉斯斯坦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竟高达97%。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也有半数左右的居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这一状况使得风险虽大但获

利颇丰的毒品容易成为贫困者的“救命稻草”。根据俄内务部披露的材料，一公斤鸦片在阿富汗价值为50美元，在塔吉克斯坦升至200美元，到吉尔吉斯斯坦达到1000—1500美元，至哈萨克斯坦变成5000美元，而到俄罗斯更增至10000美元。如果是1公斤海洛因，在塔吉克斯坦边界价值7000—10000美元，到俄罗斯莫斯科可升至15万美元，而在纽约或伦敦可达20万美元。面对如此暴利的诱惑，陷入贫困的许多中亚人是难以抗拒的。

(三) 阿富汗的连年内战和中亚不断加剧的极端恐怖活动是促使毒品在中亚长盛不衰的重要动因。毒资已愈来愈成为阿富汗战争各方和中亚极端恐怖分子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财源。

阿富汗塔利班和北方反塔联盟及其军队主要是靠发展毒品业来维持的。对塔利班来说，由于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封锁，塔利班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援助，无法恢复国内经济，这就迫使它铤而走险，不惜以“毒”养生。而对反塔联盟来说，它虽出于对独联体军事援助的依赖，不得不下令禁止种植鸦片，但实际并无无人切实遵守，毒品活动仍十分活跃。此外，以阿富汗为基地的本·拉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也对毒品在阿富汗的泛滥起了加速剂的作用。拉登曾公开宣称毒品是“杰哈德”的强大武器。目前，拉登控制着阿富汗60多个海洛因加工基地。阿富汗各种势力对毒品的强烈依赖无疑使毗邻的中亚深受其害。

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崛起进一步加深了中亚的毒品危害。以“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近两年之所以两度进犯中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打通经中亚的毒品通道。目前，经过中亚的70%的阿富汗毒品已处于“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控制之下。毒品与恐怖主义的紧密结合大大加深着中亚的毒品危害。

(四) 中亚国家在缉毒反毒中应对乏力也是造成中亚毒品泛滥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面对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中亚各国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但是，面对急速膨胀的毒品危害，中亚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显然是力度不够，效力有限的。首先，资金技术不足严重制约中亚国家的反毒品斗争。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便陷

入经济困境,难以自拔,无力给予反毒品斗争以有力的财政技术支持。其次,各国协作不力,合作不畅亦对中亚反毒品斗争形成掣肘。中亚国家之间,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以及中亚国家与联合国之间签署了不少反毒品协定,但由于种种原因,真正付诸实施的很少,各方并未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中亚各国基本仍是在各国内部进行反毒品活动,彼此之间并无密切的配合默契。再次,中亚各国缉毒人员素质较低,有关部门缉毒不严,惩治不力也直接影响到中亚反毒品斗争的效率。目前在中亚只有哈萨克斯坦开始了培训反毒品专家的教育工作,中亚大部分缉毒人员并未受过专业训练,且执法意识淡薄。驻塔俄军曾在塔阿边界抓获不少贩毒分子,当把他们移送塔执法机构后,很少给予及时有效的审理,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无疑大大助长了贩毒分子的气焰。有些领导人更是有意回避反毒品斗争,因为要打击广泛的贩毒活动,就要同时实行长期的社会发展计划,以改变那些既无技能又两手空空的涉毒人群的谋生手段,而要这样做又谈何容易。

中亚毒品问题的前景

毒品问题伴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而日益凸现,现已成为危及中亚地区稳定的一大社会公害。随着中亚成为国际毒品走私的主要通道之一,中亚的毒品问题也已从中亚地区的性质转变成全球性的问题了。中亚毒品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中亚内部的问题,也与中亚周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密切相关。种种迹象表明,中亚毒品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中亚国家的反毒品斗争任重而道远。

(一)作为中亚毒品的主要来源地,阿富汗的毒品走向直接关系到中亚毒品问题的走向。从2000年开始,为了摆脱困境,取得国际承认,控制阿富汗大部分领土的塔利班表现出调整政策的迹象。塔利班宣布,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阻止毒品产销。这对缓解中亚毒品压力显然是有利的。但是,要真正铲除在几十年战火中根深蒂固的毒品谈何容易。对于已成为阿富汗许多百姓赖以生存的种植业和支撑自身生存发展的主要财源,塔利班

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制裁并未减弱,今年塔利班不顾国际社会的劝阻执意毁坏境内佛像遭致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处境更为孤立。在此情况下,出于生存和稳定的需要,塔利班更难以合作的态度切实解决本国的毒品问题。况且,塔利班并不能完全控制在阿的各种势力,包括以本·拉登为首的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因此,阿富汗的毒品问题短期内不见减轻的趋向。这将使毗邻的中亚继续面临来自阿富汗的毒品威胁。

(二)中亚内部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毒品问题。

中亚国家已进行了十年转轨,但



要完成这一任务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至少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而要达到独立前的最好水平也至少需要5—1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经济结构单一,水资源缺乏,可耕地日趋减少,人口膨胀压力加大,失业人口猛增,无出海通道,经济易受国际市场影响等一系列难题。被寄予厚望的油气资源由于开采难度大,外运困难,在未来的十年内也难以真正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现实推动力。此外,营私舞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积重难返,难以在短期内根除。这一切都为毒品问题在中亚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三)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不断蔓延不仅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长期和现实的威胁,也会严重阻碍中亚毒品问题的尽早解决。毒品走私在中亚早已和极端恐怖主义密不可分,连为一体。毒资已成为极端恐怖主义赖以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财政来源。今后他们必将继续依赖毒品兴风作浪。近年来,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频繁进犯中亚,今后还将伺机向中亚发起进攻。由于中亚恐怖分子多藏身于易守

难攻的险要山区,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机动灵活,资金充足,中亚国家难以将其剿灭干净,而且中亚内部一旦经济状况恶化,极端恐怖分子还会乘机坐大。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长期存在无疑使得中亚的毒品形势难以在短期内趋于好转。

(四)毒品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不仅需要中亚国家的合作,而且必须依靠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但这一进程的前景不容乐观。

首先,独立十年来,中亚国家通过了几百项合作文件,包括反毒品的合作文件,但多数流于形式,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由于外部势力的激烈角逐和中亚国家之间在领土、民族、资源诸方面存有分歧和矛盾,中亚国家在短期内尚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进行切实的合作,包括在反毒品方面的合作。

其次,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毒品问题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尽管阿富汗毒品经中亚源源不断流向西方,但西方国家并未采取相应的打击措施,也未对中亚的反毒品斗争给予有力的支持。如美国就并未把中亚毒品问题看作是对自己的直接威胁,近十年来美国拨出了200亿美元用于全球的

反毒品斗争,但中亚只占很小的份额。西欧国家也只是通过联合国间接参加中亚国家的反毒品斗争。目前还根本看不到西方国家改变消极态度积极大力支持中亚国家反毒品斗争的趋向,这无疑也会影响中亚毒品问题朝着缓解的方向发展。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困难,但人们对中亚毒品问题还是不应该抱悲观态度。毕竟中亚国家领导人已深刻认识到毒品问题对本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与消极影响,因而都在积极采取各种行动,包括与阿富汗各派加强接触以阻止毒品的泛滥。中亚联盟、独联体和“上海五国”机制等地区性机构均已制定了共同与毒品作斗争的合作措施,并在逐步落实中,联合国禁毒机构在中亚的活动也在按计划进行。随着中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今后毒品在中亚的种植、贩运和消费必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只要中亚国家齐心协力,坚决反对“三股势力”,大力发展经济,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毒品问题对中亚的危害性和破坏力就一定会逐渐减小。

W

MAIN CONTENTS AND SUMMARIES

A True North Korea P.4 BY Guo Jian

North Korea is somewhat a mysterious state in many people's eyes. In western media, what is more, Kim Jong-il is a more mysterious figure with absolute power in his hands. Now let's enter the so-called mysterious state to have a true observation at the time when people there are warmly talking about the peaceful 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orldwide Penetration of the Russian Mafia P.8 BY Tian Chi

"Silk Road" or "Drug Passage" P.11 BY Deng Hao

Drug problem in Central Asia has been more and more protruding and sharp since independence of those states in this region. Central Asia now is one of the major drug passage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UN, 80% heroin used in west Europe nowadays comes from Afghan and Pakistan, at least half of which has gone to Europe via Central Asia. Former "Silk Road" is been turned into a dangerous drug passage.

CIA Studies Saddam's Favorite Love Story P.21 BY Jiao Gong

Neither air-attack nor sanction can bring Iraq to its knees. Americans are at wits end. It is reported that not long ago a love story called "Zabiba and King" favored by Iraq president Saddam attracted CIA's high attention, luring it into trying to find Saddam's way of thinking and something interesting linked with the story.

Rice: President Bush's "Super Brain Truster" P.25 BY Wang Zhi-jun

The doubts and suspicions about Nepal Royal Family's tragedy P.38 BY Wen Ze

Yankees Again Spearheaded Against China P.42 BY Fan Feng-guo & Wang Xue-min

Though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strategists are still cherishing the out-of-date cold war thinking, regarding China as its major threat and rival,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push forward the defense strategic transi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udged from the recent published defense report, people can see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so-called "American strategic eastward shift" is to close in and contain China. Americans would rather contain China than allow China to grow into a powerful competitive rival against the US by mid-century.

Three Pillars Supporting Indian Military Expansion P.50 BY Ye Jun-nan

America's Plot of Containing China via Mongolia P.54 BY Jiao Zhan-guang

Web Talents Ended in Silicon Valley P.89 BY Tian Qiao